



HARLEQUIN®

禾林

017

禾林小说



HARLEQUIN®

*Club Cupid*

# 丘比特俱乐部

[美] 斯蒂芬尼·邦德 著

Stephanie Bond

慎益 译



丘比特俱乐部

[美] 斯蒂芬尼·邦德 著 慎益 译

春风文艺出版社

春风文艺出版社

禾林小说



HARLEQUIN®

# 丘比特俱乐部

[美] 斯蒂芬尼·邦德 著

慎益 译



春风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丘比特俱乐部/[美]邦德著;慎益译. -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11

(禾林浪漫小说)

ISBN 7-5313-2273-0

I.丘… II.①邦… ②慎… III.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4016 号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960 毫米 1/32 字数:101 千字 印张:7 插页:4  
印数:1—15,000 册  
2000 年 1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

|          |          |
|----------|----------|
| 责任编辑:邵 丹 | 责任校对:唐惠凡 |
| 封面设计:王复冈 | 版式设计:耿志远 |

---

ISBN 7-5313-2273-0/I·1972 定价:10.00 元

## 一书在手，今夕何夕

也许你在责怪我的迟到，可知我的心情也和你一样焦灼？本来在柳绿荷香、蝉鸣荫浓的仲夏之日，我就想走进你的生活。此刻终于能够如愿以偿，我是多么地喜悦！

在碧浪银沙的海滨，《丘比特俱乐部》讲述了萍水相逢激起的缠绵激情；在广袤无垠的沙漠，《新密无间》演绎了一段患难中的爱情故事。只可意会的一怀情愫，全新的消闲度假方式，尽在其间！

读《回心转意》，似夏日临水而立，不变的真情宛如一丝丝沁人的水风，吹开紧闭的心扉，打开难解的心结；阅《情归何处》，如月夜闻笛，起初幽幽怨怨，既而高亢激越，最后于峰回路转之中见柳暗花明！

谁说看浪漫小说是女人的专利？《脱口

Fka6/01

秀》将打破这种定势！长篇畅销书《脱口秀》是禾林最新推出的悬念浪漫小说，既有女人向往的柔情蜜意，也不乏男人喜爱的悬念推理，徜徉其间，犹如观看电影，极强的镜头感将带着你感受那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虽然无法圆你一个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但姗姗来迟的我也许可以带着你体验一下“一书在手，今夕何夕”的感觉！

## 第1章

范娣·金森把头猛一甩，想把草帽檐上“嗡嗡”直叫的大绿头苍蝇赶走。

“奥斯卡，别老跟我说这新编的程序无法运行。”范娣警告说，她一只手拿着投币电话的话筒，另一只手搬弄着文件夹。

奥斯卡叹了口气，说：“唉，别急，范娣……”

“那样的话，这个项目可能又得推迟八个星期才能结束！”她扶了扶墨镜，用裹成一卷的工艺流程图“啪”地一声向苍蝇打去，可是苍蝇跑掉了。“该死的苍蝇！”她心中暗骂。

“范娣，但是……”

“那对我俩的事业简直无异于自杀！”

“我明白，范娣……”

“你现在惟一的办法是给软件公司总裁打电话，

## 2 ★丘比特俱乐部

在我回辛辛那提前，你必须让程序正常运行。”

“喂，范娣……”

“什么？”她厉声问道。

“你在旅游船上怎么样？”

范娣叹了口气，本想向奥斯卡讲实话：表妹的新婚旅行真烦人；她一直担心耽误工作；船上的颠簸让人呕吐不已……可现在她不想多谈。“这船不错。”只是情人节旅游团的游客们都像诺亚方舟的动物成双结对——根本不可能让她找个伴儿。

“我太想念你了，”他低声道，显然注意到办公室有人偷听，“真希望那天你让我跟你一块儿上了旅游船。”

这个时候示爱，简直太不合时宜了，怎么会不让她生气，本来这次旅行的好处便是使范娣有时间冷静地考虑他软磨硬泡的求爱。“奥斯卡，你知道项目执行期间我俩不可能都走。”

“你说得对，”他迫不及待地附和，令范娣更感到失望。“你这会儿在哪儿？”

她看了看四周观光的游客和街边正在兜售的小贩，忽然又瞥见了飞来飞去的苍蝇，闻到了一股异味，便猛地挥手打去。“基韦斯特。”

“哦，范娣，别担心办公室的事，好好玩，替我喝一杯。”

“到下一个港口我再给你打电话。”

“一言为定？”奥斯卡受宠若惊地问。

范娣强忍住才没叹气，淡淡地说：“再见，奥斯卡。”

范娣搁下电话，见周围一对对满面春风的情侣手挽手在散步，她扮了个鬼脸。唉，再在丘比特俱乐部泡四天就可以回家审查原型系统的对外展出了。她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组建项目小组，培训有关人员，绞尽脑汁地做系统分析和设计，不料在项目进行期间却遇上了令人心烦的执著追求者。

范娣仔细整理着从文件夹取出的材料，压平流程图弄皱的边，仿佛试图抹平正在萌动的烦躁。原型系统研制成功后，她得到了提升——现在可千万不能出错！

她将文件夹装进黑色软边皮包，拉好上端的拉链，又扣上皮包盖以确保万无一失。这文件夹里有创新的设计，浩繁的数据，多次开会的无数原始笔记及记录，所有资料都是仅此一份，无可替代的。在船上这些日子她一直随身携带，甚至在表妹的婚礼仪式上也不例外。

她从皮包的另一层取出一支长长的薄荷香烟，东张西望地看了看，马上点上火，贪婪地抽了起来，不到两分钟便只剩下了滤嘴。她知道如果表妹看见，回去一定会在父母面前大肆渲染。她明白三十二岁的女人还畏惧父母实属可笑，可她不想，也



#### 4 ★丘比特俱乐部

犯不着同易怒的母亲及专制的父亲对抗。范娣在垃圾桶边上掐灭香烟，将烟头扔进桶内。

她决定项目一结束便戒烟。

范娣把皮包挂在肩上，看了看表。船两点钟出发，还有半小时可以为家人买点纪念品。

人行道上人群熙熙攘攘，停着的小汽车和小货车之间的空隙处人头攒动。街道对面的一幢平房房顶上一支民间乐队正在演奏。在装饰鲜艳的铁栏杆内，几个人边唱边旋转着跳舞，伴奏的乐器和小手鼓的节奏使过往行人情不自禁地跟着踏起步来。

拥挤的人群，火辣辣的太阳，炎热的空气中弥漫着汗水和焚香的气味，使人倍感闷热。尽管范娣把草帽下又硬又直的红色长发束了起来，但针织衬衫的衣领还是紧贴在黏糊糊的脖子上。她深深吸了口气，在看热闹和买卖东西的人流中找到一条缝儿，向几码外的一个皮货摊挤去。

“漂亮的珍珠，好漂亮的珍珠！”一位红褐肤色的男子挤过来，将一串珍珠在她眼前一晃。她眨了眨眼，笑了笑，又摇了摇头。

“手工缝制的便鞋！快来买手工缝制的便鞋哟！”另一个男人挥舞着帆布鞋高声吆喝。范娣低头扫了一眼自己的廉价老式便鞋。帆布鞋看上去有点粗笨，但柔软舒适。母亲整天站在餐馆里，也许她喜欢！

范娣好不容易挤到那皮货摊前，指着她想要的那双鞋。正当她转身去摸肩上的公文包时，肩膀被猛地一推，一个趑趄摔倒在地，好大会儿没喘过气来。还没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她感到皮包带滑离了肩膀。

她咕噜了一声，眨了眨眼，回头一看，一个穿黄绿色T恤衫的人拿着她的皮包正夺路而逃，被他掀到一旁的人并不生疑，只是不满地叫两声了事。听到别人的声音，范娣才猛省到自己应该喊。“抓住他！”范娣惊呼道，卖鞋的人扶了她一把，她才踉踉跄跄地挣扎着站了起来，同时歇斯底里地叫着：“他抢了我的皮包！他抢了我的皮包！”

范娣又气又急，猛地一下不知哪来的劲儿，拔腿便向那小偷逃离的方向追，一边大声喊，一边睁大眼睛拼命想认清那个人。这小偷狗急跳墙，蹿过一辆停着的小车车顶，冲到了马路中央，往来的车辆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况搞蒙了，纷纷急刹车，街道上响起一阵尖锐刺耳的声音，小偷又飞奔到大街对面。尽管使尽了吃奶的力气，范娣还是远远落在了后面，她指着小偷逃离的方向，边跑边嚎啕大哭。许多行人停下来看热闹，但显然谁也不愿管闲事。

差不多又过了一个街区，小偷便跑得无影无踪。范娣停下来，胸口憋得都快炸了，两条腿像灌了铅，她使劲拉下扭曲的墨镜，扶着膝盖，大口喘

## 6 ★丘比特俱乐部

着气。忽然，恐慌从胃底泛起波及到颤抖的肺部，她脑子里迅速清点着自己的损失：钱包、现金、旅行支票、身份证、信用卡、家人的照片……还有项目文件！受挫的热泪涌上双眼，范娣抬起一只手插进头发，这才发现草帽没了。

街上行人摩肩接踵从她身边走过，但仅仅向她投去好奇的眼光，然后便若无其事地走了，她好像置身于人海的荒漠中。突然，身后远处传来愈来愈响的警笛声，她回头一看，一个女警察正驾着摩托车穿过人群向她这边驶来。范娣喜出望外，急忙挥舞着双臂拼命呼喊，戴墨镜的矮胖女警察终于在她面前停下。范娣迫不及待地向她讲述了皮包被抢的事，焦急地指着小偷逃离的方向。也许这女警察见惯不怪，心不在焉地点点头，告诉范娣呆在这里别走，说完便“呼”地一声驾着摩托车扬长而去。

范娣瞟了一眼表，心里更着急了。还有十五分钟船就要起航，可没有这些项目文件她断然不敢离开。这时，一个好心的行人把那压扁的草帽递给她，她理了一下，捋了捋凌乱的长发，用颤抖的手把它戴到头上，又胡乱把头发塞到草帽底下。

这些项目文件绝对不能丢！她不禁回想起自己的经历。大学一毕业她便在俄亥俄筑路公司找到这份工作，不久就为这家公司开发了几个计算机系统软件，当时这并没有充分显示她的创造力，但起步

工资却很丰厚了。她勤奋努力，很快适应了工作，在过去十年中多次得到提升。项目批准后，她更是雄心勃勃，未来前途更光明。可现在……

大绿头蝇又飞回来了。她迁怒于这令人心烦的苍蝇，举手准备狠狠打去，仿佛这样就能让眼前的困难迎刃而解。突然，她醒悟到这举动看上去有点儿蠢，便立刻打住了。可实际上谁也没注意她，很多人好像都走进了路边仅几步之遥的一家大门半开的酒吧——兰姆金，门前醒目的广告牌上写着“第一杯饮料仅二十五美分”。

范娣深深地吸了口气，想使自己平静下来，又抬手看了看表，只剩三分钟了。应该跑到码头，恳求船长暂时别开船吗？或是赌一把运气，相信船会推迟起航，等女警官回来？表妹爱米丽发现她不在，会告诉船上的人吗？范娣长叹一声，最大的可能性是……爱米丽的眼睛只盯在稀里糊涂的丈夫艾尔贝特身上，没准儿他们还没起床呢。想到这儿，她马上决定不能在这里耽搁。

她转身向码头走去，但刚迈出两步又犹豫了。也许她必须在这里等候，如果那女警官把皮包找回来了呢？此刻，这些文件比旅游船的最后一段航程重要得多！况且她当初就不想参加这次旅行。想到这里她面露喜色，如果皮包失而复得，她就更有冠冕堂皇的借口早日乘机回家，那岂不因祸得福？

## 8 ★丘比特俱乐部

范娣拿定了主意，便背靠着“潘汉德陵街”的路标牌等待。几分钟后，她听到了远处游船离港的鸣笛声。汽笛声一结束，送别的音乐就渐渐强了起来，这是本地人正举行该岛独特的欢送仪式。又过了一会儿，她便看见巨轮缓缓驶进了碧波万顷的大西洋。

在依依送别的人潮中，范娣也不由自主地挥手告别，懊恼的心情顿时轻松下来：一旦同船联系上，爱米丽会为她收拾好舱里的东西，整理好她的行李。她那经常沉思默想、喜欢读诗、多愁善感的表妹也许会担心她被丢在基韦斯特的困境，但同登船离开迈阿密以来的这些日子相比，范娣此刻的心情反而自由得多。

她一直畏惧在满船情侣中孤零零地过情人节，在这样的年龄尚未……现实太令人烦恼了，她不敢细想。奥斯卡当然不能算，唉！

这时忧虑又袭上心中，她轻声祷告了一声。如果祈求成真，她希望不再当这样压抑的变态者了。范娣使劲咬着下唇，内心责备着自己。最重要的是不该随身带着这些文件。在整个项目期间，她独霸全部系统文件和现场会议记录，甚至没将这些存入计算机硬盘，只有迫不得已时她才向项目组的其他成员透露一星半点材料。最初，她想到自己是项目经理，理所当然地需要掌握全部经常更新的文件，

便有意识地收集到自己个人的文件夹中。以后，她对“圣经”——奥斯卡对这些文件的戏称——的占有欲便不断膨胀、加强，一旦老板得知她狭隘吝啬、代价惨重的短见行为，她肯定会被解雇。

这女警官究竟到哪里去了？范娣在烈日下又心急如焚地等了三十分钟，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基韦斯特这地方很小，用这工夫女警官完全可以搜遍整个岛屿。

范娣愈想愈害怕，愈想愈认识到后果严重，真想失声痛哭。她环视四周，目光停留在兰姆金酒吧。这酒吧像提基式风格的棚舍，前面全部敞开作为大门通道，顾客可径直步入，通道尽头的庭院依稀可见。

想到清爽可口的饮料滋润在火辣辣的喉咙上，她就忍不住直咽口水。尽管这酒吧同她父母的餐馆迥然不同，但亲切的环境和气氛——音乐、一排排桌椅、顾客的笑声等——使身处异乡的她心底萌发出一种温馨的归宿感。范娣向酒吧走去。只要站在门道上，女警官拿公文包来时她完全能看得清清楚楚。想到这里，她加快了脚步。

脸色苍白、身材娇小的范娣刚踏进酒吧大门，兰地·泰特就看见了她。她头戴一顶压扁了的草帽，深红色的髻发溢出了帽檐，戴着一副大墨镜，身着

## 10 ★丘比特俱乐部

一件灰暗的老式衣服，看上去十分可笑。他摇了摇头，继续用一块湿布擦拭着吧台。

他透过睫毛偷偷打量了她一眼，心里马上开始猜测她会要什么饮料。范娣摘掉墨镜，露出了俊俏的瓜子脸，虽满面风尘，但比他料想的要年轻一些，纵然紧锁双眉，却遮不住天生丽质，兰地心中不禁一动。她看上去心神不定，一面向他站立的吧台走来，一面频频回头向街上张望。她显然是游客，也许是某公司工作高度紧张的职员忙中出来偷闲？也许是同旅游团走散的人？猜测顾客的背景历来都是兰地最喜欢的消遣，大多数来这里的游客都忙忙碌碌，跟他来这岛前差不多，所以极易猜中。

犹豫不决中，她终于走近了吧台。兰地猜她一定会要干马提尼加橄榄。不，她没有那么精疲力竭，相反，她那海水般湛蓝的眼睛有着撩人心弦的魅力。要长岛冰茶？她身材曼妙，双腿修长，光洁如玉。突然，他敲了敲自己的额头，顿时有了主意：她肯定会要矿泉水加柠檬汁。

见范娣走近，鸟笼里的蓝色鹦鹉迪迪便叽叽喳喳地嚷道：“第一杯饮料只要二十五美分！”它发音很清晰，摇晃着颜色鲜艳的头，又重复道：“第一杯饮料只要二十五美分！”

“它说得对，”见她惊异，兰地笑着解释道，“十年前迪迪就学会了这句话，为它这句话，我们

就一直不能提价。怎么样？”他一边问，一边把擦过吧台的那块湿布塞进毛边牛仔短裤上的皮带圈。嗨，原来她是一个脸上有雀斑的惹人喜爱的美人儿！

她眼睛里突然飘过一丝忧郁，“二十五美分？”她嗓子有点沙哑，但他还是立刻喜欢上了这嗓音。兰地不过转了一下头，再转回身来，噫，怎么她忽然不见了？他皱了皱眉，身子俯过吧台，只见她弯下腰正从她那廉价的便鞋里掏硬币，“可爱的小屁股。”他低声嘟囔了一句。

“可爱的小屁股。”迪迪跟着学舌，不过声音响亮得多。

范娣猛抬头，困惑地看了这鹦鹉一眼。

“对不起，迪迪对谁都没礼貌。”兰地耸耸肩说。

她将两枚十美分的硬币推到他面前，然后伸身在硬咔叽布短裤前面的口袋搜索，从一只口袋掏出了三枚分币，从另一只掏出了一枚。她带着胜利的喜悦数了数这些粘着棉布绒毛的分币，把它们在吧台上排成一溜儿。

“只好欠你一美分了。”她下嘴唇微微有些颤抖地说。

兰地深感困惑，可是也不想多问，只耸了耸肩。他不是那种怀着同情心听别人诉苦的迂腐酒吧



## 12 ★丘比特俱乐部

招待。实际上，十年前乘747飞机南下时，他已经将所有侠义之心抛弃。“没关系，小姐。要喝点什么？”没准她是个疯子。最后，兰地又回到了最初的猜测：她要喝马提尼。

“要喝点什么？要喝点什么？”迪迪用它那尖利的嗓子叫道。

“卡普契诺咖啡。”她边说边爬上他右边一只很高的吧凳上坐了下来。

兰地眨眨眼睛，撅撅嘴，抓了抓裸露的肚子。当真？她只是想要杯卡普契诺？这皮肤雪白却不苟言笑的小姐怎么老朝外看？到底什么东西吸引了她的注意力？他两手支撑在吧台上，慢慢扫视了一下酒吧：鹦鹉、吧凳、吊扇、地板上的沙土、小岛的音乐……这地方一切如故，还是他的那个海滨酒吧，外面街道上也不见有何异样。她却甚至没有注意兰地有什么反应。

“哦，对不起，”他揶揄道，“做卡普契诺的机器坏了。”

“是吗？”她回头望着他，眉头蹙得更紧了。“那么，就来杯普通榛子咖啡，加糖、奶油和一点肉桂，怎么样？”说完，她又回头望着街道。他伸直了脖子，不相信地笑了。“小姐，您都把我搞蒙了，加点兰姆酒好吗？”

她脸上掠过失望的表情，他敢发誓，她马上就